

珍 藏 版

释 注
析 赏
话 代
白 现

艳情词曲全编

[明]冯梦龙 [清]华广生

花子金编著



广州出版社

明清艳情词曲

全编



[明]冯梦龙[清]华广生

花子金 编著

下卷

广州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赵辛予

明清艳情词曲全编

[明]冯梦龙 [清]华广生

花子金 编著

广州出版社 出版

(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)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番禺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65.25 印张 120 万字
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 7-80592-268-3/I·89

(上、中、下册)定价:79.80 元

家。思想半晌没有什么拿。把人急燥煞。晒干了的茄子拿二十。一盒子干扁豆。一盒晒干丝瓜。葫芦条儿只在荆篮里挎。笤帚扫帚拿上十来把。拿到城里我瞧瞧亲家。我的老头儿。呵咳。备下驴。你把驴儿备下，骑上驴我可瞧瞧亲家。（秦吹腔）走路途来过村庄。城门不远在那厢。（银纽丝）进的城来。到了亲家房。下了驴儿。我叫声姑娘。我的姐姐啊。（小上）哦。让房里。我往房里让。让娘亲。我把娘亲让。姐儿见娘喜盈也么腮。我爹爹怎么不同娘来。（正）家里的事情忙。（小）我爹爹身子可安康。（正）你父的身子好。他倒也安康。一家大小全无恙。（小）孩儿的苦处。告诉娘行。我婆婆行事儿不贤良。叫儿怎么当。我的妈妈哟。（正）哦。（小）行样别。他是别行样。（正）你耐烦着些。你可把他央。（小）姐儿闻听泪流也么洒。（正）把篮儿递与我的闺女。（小）什么东西。（正）稗子麦窝窝是枣儿擦的。（小）婆婆不在家。（正）儿啊。你且吃。等他来时你再拿过去。

(小白) 什么好东西。(正) 哟。虽然不是好东西。难为你那老子。就推了多半日。我的姐姐啊。(小) 哦。(正) 计无穷。可是穷无计。(重) ○(京调)(小唱) 叫了声亲娘啊。最苦的是我。我的这婆婆。活赛过阎罗。(正白) 你女婿还好。(数岔)(小唱) 你的女婿好。可我也念佛。挑差事怕使着。每日里跟着人家顽弦索。(正) 为娘的把话儿说。叫了一声姑娘。孩儿你是听着。多年路儿熬成河。多年的媳妇熬成婆。少不得耐着性儿慢慢的等着。(城里亲家上)(银纽丝) 城里的亲家转回也么家。(白) 哟。亲家母来了吗。(乡白) 好啊。亲家母。(城白) 媳妇倒茶来。(乡白) 不用。乡里的老儿茶不惯。一会儿喝凉水罢。(城唱) 行罢礼来不用倒茶。问声庄稼。(乡唱) 咳。今年的庄稼也不怎么。借了几两银。种了二亩瓜。老天爷又不把那雨来下。天气早来蝗虫也么拿。本钱利钱不归也么家。我的亲家母啊。咳。拉了大窟窿。可是窟窿大。(重)(城白) 哟。什么窟窿怎

么大呀。(乡白)亲家母。你不晓得我们的人。欠下人家的债。可就叫作窟窿。(城白)哦。我当什么窟窿。就怎么大呢。亲家母。你来的正好。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又恐怕你吃恼。(乡白)亲家母。你是晓得我的。我是不恼人的。有话请讲。(城白)既如此。有罪了。(乡白)好说。(前腔)(城唱)许久的不来事事各别。你家的女孩甚是痴呆。他长去看街。买了二斤肉来。他不会切。脸儿懒待洗。脚儿一溜歪斜。一双鞋做了倒有半个月。干净爽俐。他无有半些。普天下的人拙教他占绝。我的亲家母哦。咳。拿捏人。他把人拿捏。(重)(乡唱)咳。是我闻听怒生也么嗔。亲家母说话不中听。恼人的心。出了我的家的门来是你家的人。你不教训他。说我是何因。你打他骂他何足论。死是你家的鬼来活是你家的人。百年之后在你家的坟。你这泼妇。咳。气闷人。把人气闷。(重)(城唱)咳。乡里的怯条子嘴扎也么扎。这是从小儿惯的他忒油滑。每日和人家把子儿

抓。天明懒待起。夜晚往屋里扎。撒谎调皮他的胆子大。那世里遭逢下这恶冤家。普天下的媳妇不似过他。长听见人说。背地里把我咒骂。这怯根子可晓得什么。(南罗儿)(乡唱)休胡言少嚼牙。乡里的人实可夸。不似懒油滑爱挂画。(城唱)你只会锄田耙垄。养下这蠢笨冤家。(银纽丝)(乡唱)是我闻听怒气也么发。骂了声女儿小歪喇。气死咱。我把你养到十七八。不与娘争气。耳不聋。眼不花。你忘了我家里嘱咐的话。这么远来。我为着舒适倒惹的你婆婆我擘画。我的姐姐哦。咳。闲话说。他是说闲话。(重)(小唱)女孩吓的战哆也么嗦。尊妈妈和婆婆。听着我说。有些不是担待着。总是我年幼。望你老教训我。咱们一家和气把这日子过。闲言闲语休罗嗦。从今以后。我用心做生活。我的妈妈呀。(乡城同)哦。(小)改过真。我是真改过。重(乡城同白)起来罢。儿呀。(秦腔尾)(同唱)两亲家一见心欢喜。方才是我心儿急。天长地久永和好。快刀儿割不

断的好亲戚。(城里白) 媳妇。(小) 做什么。(城白) 端达子饽饽来与你妈吃。(小) 晓得。(同下)

[现代语译] 母亲：到城里去看探亲家。左思右想不知送什么，急死人。晒干的茄子带上二十个；带上一盒干扁豆；捎上一盒干丝瓜；还有葫芦条儿，一齐装进竹篮里。笤帚、扫帚也带上十来个。带到城里去看看亲家。老官子哎，给我备上驴，骑上驴儿去看望亲家。一路上，过村庄，前边不远是城门。进城里，到了门前，下驴叫女儿：“姑娘哎……”女儿：“哦，妈妈快进房。见到妈妈好高兴。爹爹怎么不同来？”母亲：“家里事情多。”女儿：“我爹身体还好吗？”母亲：“你爹的身体好，一家大小都平安。”女儿：“告诉娘亲，你孩儿的命苦，我婆婆太不贤良，我的娘啊，我真受不了。”母亲：“哦。”女儿：“她与别人不一般。”母亲：“你耐烦点儿，可求求她。”女儿：“你这么说，叫我两眼泪汪汪，心里好恐慌。”母亲：“这篮子你拿着吧。”女儿：“装的什么东西？”母亲：“这是掺了枣儿做的稗子面窝窝。”女儿：“婆婆不在家。”母亲：“儿啊，你吃吧，等她回来再拿过去。虽然不是什么好吃的，也难为你爹磨了大半天。”女儿：“哦。”母亲：“没法子，真是没法子。”女儿：“妈妈呀，最苦的是我！我这婆婆，胜过活阎王！”……“你的女婿好，惹我常唠叨，做事怕苦怕累，每天跟着别人去弹弹唱唱玩乐。”母亲：“女儿呀，你听我做娘的说：多年的路儿熬成河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。还是多忍耐吧！”婆婆回家来，见过亲家后：“庄稼长得好吗？”(以下两亲家对话，改称城、乡)乡：“今年庄稼收成不好，跟人家借了几两银子，种了两亩瓜，老天爷不下雨，遭

早起蝗虫，连本带利都丢了。亲家母啊，今年拉了个大窟窿！……”城：“许久不来，事情可大。你女儿特别的痴呆，她常去逛街，买了两斤肉，她切都不会切。脸也懒得洗，脚也懒得洗。一双鞋子做了半个月。要说干净利索，没半点。天下人要说蠢，她要排第一，亲家母啊，她真是刁难人。”乡：“叫我听了怒气生，亲家母你说话不中听，叫人好恼心。我女儿，出了我家的门，便是你家的人。百年之后还在你家坟。你这泼妇，咳！真是气死人了！”城：“乡里妇人嘴扎人。你从小惯坏了她，弄得如今太油滑，每天出去把麻将搓，天色大亮不起床，夜晚才往屋里跑。扯谎、调皮，她的胆子大。我不知哪世修来个这号恶婆娘。天下的媳妇多的是，没有哪个像她。我常常听人说，她背里将我咒骂，这东西到底懂什么！”乡：“莫谩骂，少嚼牙！乡里的人啦，道德品行确实好，不像偷奸养汉，好吃懒做，没嘴滑舌的那些人，专门来把画儿挂。”城：“你只会锄园作菜，养了这等蠢货。”乡：“咳！听了这些话，我就来气了，女儿呀，你不争气，真要活活气死我。我把你养到十七、八岁，你不与娘争气。你不聋不瞎，你怎么忘记了在家时我嘱咐你的话？赶远路来，我图的什么？倒惹得你婆婆来说我的坏话。女儿呀，哎，她那是说空话。”女儿：“孩儿我吓得哆哆嗦嗦，妈妈和婆婆，你们听我说，只怪我年幼不懂事，我的不是请你们多担待，请你们教导我。我们都是自家人，一定要好好过日子。闲话少说了，我保证从今以后一定好好过。我的妈妈呀！我一定真心真意改正过错！”城乡同说：“两亲家一见心里真高兴，刚才是我性子急躁，天长地久我们永相好，即使那锋利的刀也割不断我们这好亲戚。”

【评析】 “婆婆一面鼓，背了说媳妇；媳妇一面锣，背了

说婆婆。”这山村俚语正好揭示了人类永久的婆媳关系。

女大思春

(岔曲)(正)女大思春。果是真撅嘴。膀腮不称心。扭鼻子扯脸就呕死人。(白)这孩子吃的鲍鲍儿的。不知往那里去了。待我去寻寻他煞。(小上)香闺寂静闷昏昏。瞞怨爹妈老双亲。(白)闺门幼女常在家。不见提亲未吃茶。心想意念不由己。我那爹妈话口儿也不提。我呀。今后二八一十六岁。我阿爸在湖下使船。长上苏杭来住。扔下我母女二人。长伴在家。教我待到多咱。(剪靛花)阿二背地自沉吟。瞞怨阿爹老娘亲。糊涂老双亲。耽误我正青春。(正白)啊。你背地自言自语。敢是瞞怨我哩。(小白)不瞞怨你。瞞怨谁。(正白)我和人家说过几次。人家都不要你。教我怎样煞。(小白)不要我。我头上脚下。人才比

谁平常吗。(正白)好。样样都是好的。人家就是不要你。(小白)不要我。要你要你。(正白)人家要我这大老婆子做甚子。(小白)要你烧火吃饭。(同唱)母女房中把理分。(正)茶饭不吃为何因。这两日你短精神。瞪着两眼光出神。(小)今年我二八一十六岁。那先生算我正当婚。怎不教我出门。那姑爹是何人。(正)妈妈开言道。我那疼疼子你是听。十五十六还年轻。不该你出门。为娘害心疼。(小)阿二开言道。妈妈你是听。我是秤铤虽小压千斤。我一定要出门。顾不的娘心疼。(正)妈妈开言道。我那疼疼子你是听。怕在那里啊哼哼。娘替你揪着心。那也都是利害人。(小)阿二开言道。妈妈你是听。我是初生的牛犊儿不怕虎。满屋里混顶人。任凭他是什么人。(正)媒婆子再来说。我就许了亲。(小白)有理。(正)说家子人家。跟他去。再也别上我的门。打断了这条子根。(小)叫声养儿的娘。我的老亲亲。时常走动来看母。我也报不尽娘的恩。我与你抱一个

小外孙孙。(正白)白么猫娃子。狗娃子。这么现成的吗。(小白)这不难。一年抱三个抱五个何妨。(正白)人家孩子脸大。没有我们孩子脸大。脑大。脑袋又大。(小白)脑袋大得烟儿吃。(杨柳调)(正唱)瞧瞧街坊家。看看两邻家。谁家女孩不似过他。他又不害羞。脸有这么大。(前腔)(小唱)倒晦老亲娘。糊涂老人家。留在我家里做什么。我若狠一狠。可就偷跑了罢。跑去出了家。削去头发。(正白)当女僧不成吗。(小唱)禅堂打坐。祷告菩萨。叫他保佑我寻一个好女婿罢。(正白)那菩萨管咱家务吗。(正唱)(前腔)女大不中留。(小)留下咱。就结冤仇。(正)没廉耻的呀不害羞。替娘打尽了嘴。教人尽够受。(正下)(寄生草)(小唱)又哭又悲心酸恸。倒晦父母。不下雨的天。好伤感。我的命苦。敢把谁瞞怨。那月老儿心偏。我那世里惹的你不爱儿。前思后想。进退两难。罢罢罢。寻一个自尽。我就肝肠断。断肝肠。闭眼伸腿。把拳来咱。(正上白)这孩子为

想婆家。得了痰气了。罢罢。说家人家。推
达去罢。(小白)你别哄我啊。(正白)我
哄得你过么。(小白)你哄过不是一次了。
哄过好几次了哪。(正白)罢啊。随我后头
吃个汤圆点心去罢。(正下。小白)我妈这
老娼根。等着我咬不动大豆腐。才给我寻
婆家。(唱)(岔尾)不论穷富找一个主儿。
嫁天招主吃碗现现成饭。又有地来又有田。
终身有靠。乐了我个难。(下)

[现代语译] 母：女儿长大春情发，动不动就翘嘴巴，半
点儿不称心，便鼻子一歪，拉起脸来就恼死人。女：闺房里冷
清清，闷死人，怨又怨爹爹妈妈我那老双亲。胡涂的爹娘啊，耽
误我的青春年华。”母女：“我们来说说理由。”母：“你为什么
茶不思、饭不吃？为什么这几天精神不振，瞪着两眼总走神？”
女：“我今年二八一十六岁了，那算命先生说我正当出嫁，你为
何不把我嫁出去？我那丈夫究竟是谁？”母：“我心爱的妹子啊，
你十五六岁还年轻，不该就嫁人，做娘的我心痛你。”女：“妈
妈，秤砣虽小压千斤，我一定要嫁人，我可管不了妈妈心疼不
心疼。”母：“闺女啊，我说给你听，怕你到那里受气儿，为娘
的担心，那里都是些利害人。”女：“妈妈，我是‘初生牛犊不
怕虎’，满屋的人我乱斗，随他是什么人。”母：“媒婆如果再
来说亲时，我就答应下来。”女：“好，有道理。”母：“说个婆家，
你跟他去，从此莫登我的门，绝了这门亲！”女：“娘啊，我的

老娘亲！我会时常回来看望您，也报答不尽娘的恩情……我给您抱回一个小外孙。”母：“瞧遍了街坊，看遍了邻居，谁家的孩子像你这样，不害臊，脸皮厚！”女：“不明事理的老娘亲，真是个糊糊涂涂的老人家。你把我留在家里做什么？我若把心横一横，就干脆离开这个家，削去头发，到禅堂一坐，祷告菩萨。叫他保佑我找一个好丈夫！”母：“女大不中留。”女：“留我在家里，莫要母女结下了冤仇才罢休。”母：“你真没廉耻呀，真不害羞！失尽了娘的名声，丢尽了娘的脸。”女：“心悲伤呀泪水流，糊涂的父母啊，不下雨的天！我好伤心！只怪我命里苦，不能埋怨谁。月下老人啊，你也太偏心，不知我哪辈子曾得罪了你。我思前想后，进退两难。算了算了，我索性寻它个自尽，眼一闭，脚一伸，拳一握……（母答应给找一个）不管他富贵与贫穷，只要找一个丈夫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〔评析〕 女大思春，春，指男女的意欲，此曲揭示了“食色性也”古训的道理，女儿大了想嫁人，这中间有深层的含义。

玉美人在绣房

（双劈破玉）（正）玉美人在绣房。
（重）把丫鬟去问。这两日你可曾找找那个情人。（小）咳哟。丫鬟说。我昨日。
（重）可得了个信。（正）我那个情人可在

那个场。(小)他在那风月山前。有个花柳村。(正)他在那里做甚。(小)新近来了个美人。(正)初首怎就知道。(小)有个淡嘴的人儿把他勾引。(正)想是那人年小。(小)二九十八的青春。(正)想是他头脸干净。(小)脚手件件应人。(正)想是他聪明伶俐。(小)嘴尖舌快的哄人。(正)想是他风流齐整。(小)赛过那和番的昭君。(正)想是他科范好。(小)比见姑娘更亲。(正)小姐恼怒伤心。(小)丫鬟恨的咬牙根。(正)多多买上几条绳。(小)早早预备下短巴棍。(正)花言巧语哄进他门。(小)莫教旁人把他跟。(正)说一声打来莫要轻放。(小)砸碎了骨头敲断了筋。(正)只叫他口里说实话。(小)别叫他胡言拉扯人。(正)偷情的事儿审真了。(小)上前就拿绳子捆。(同上)一捆他好像似那猴儿啃桃。拿皮鞭揪的那负心的人儿似过毗牙鬼。(重)

[现代语译] 小姐：我玉美人在闺房，叫丫头来问话，

“这几天，你可找到了那情人？”丫头：哎哟，我昨天得了个实信，小姐：我那情郎在哪里？丫头：他在风月山前的花柳村中。小姐：他在那里做什么？丫头：只因那里最近来了个美人。小姐：刚来的美人，他怎就知道？丫头：是一个爱耍贫嘴的人勾引他去的。小姐：想必那美人很年轻？丫头：十八姑娘正妙龄。小姐：想必是她头面儿干净？丫头：手脚样样可人。小姐：想必是她聪明伶俐？丫头：说出话来顶讨人喜欢。小姐：想必是她长得漂亮？丫头：比那王昭君还漂亮。小姐：想必是她与情郎情深？丫头：他待姑娘比你还亲。小姐：我好恼怒啊好伤心。丫头：我恨得咬牙切齿。小姐：你多给我买回几根绳子。丫头：我早早预备好棍子。小姐：我用花言巧语把他哄回来。丫头：不让别人跟他一起来。小姐：我叫打时你切莫手软。丫头：我定然砸碎他的骨头敲断他的筋。小姐：只打到他口里说实话。丫头：不准他之乎者也，胡编乱造来哄骗人。小姐：只待到把他捆起来。小姐、丫头同说：捆得他活像个猴子啃桃的歪模样，再用皮鞭打，打得那负心郎活像个暴牙鬼。

[评析] 读此文，令人耳目一新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大多作品中的少妇，对那拈花惹草的负心郎束手无策，唯有以泪洗面，暗自悲伤。总是愁肠百结，解不开，挣不脱，剪不断。

这玉美人虽“恼恨伤心”，但她却在“恨”字上下功夫。说一声：“打来莫要轻放。”打到什么程度？打得他“似过吡牙鬼”！读者要问：他不来了怎么办？不要着急，这玉美人聪明伶俐，足智多谋：“花言巧语哄进他们”。加上她的丫头：“莫教旁人把他跟”，“上前就拿绳子捆。”捆得他“好像似那猴儿啃桃”一般，负心郎呀负心郎，看你还敢不敢偷情！

这女子心狠手辣，不说是“母夜叉”，至少是个“恶婆娘”。

但我们不得不设身处地想一想，空抛一片情谁愿干？

叫声丫鬟

（呀呀哟）（正）叫声丫鬟。随我去进花园。（小）丫鬟开门四下里观。姑娘啊。你看这春光明媚。可倒也好顽。（倒推船）（正小合唱）和风荡荡春日暖。碧柳枝头鸟声喧。你看那桃李都开遍。两个黄鹂鸣翠柳。一行白鹭上青天。鸳鸯对对浮水面。（正）对景伤情心惨切。（小）丫鬟后面偷眼观。姑娘啊。莫非又把佳期盼。（山坡羊）（正）姑娘恼。骂丫环。小贱人。莫胡言。绝不该把我来轻贱。（岔尾）（小）尊声姑娘你别恼。曾记得昨夜晚。你与那人见见面。也就该照着样儿。挫磨咱。啐不堪。（正）丫鬟啊。适才的话可是和你顽。

[现代语译]* 小姐：叫声丫头儿，你随我一同去花园。丫头：开开门来四下里看，小姐啊，你看这春光多明媚，倒也很